**作者：甘耀明
成为真正的人**

哈鲁牧特起身，拍去身上泥沙，看着几缕炊烟缀饰的地平线。五年前，他曾凝视机关车带走了煤烟与蒸气，通过苍茫的田野，折入地平线里，只剩弯弯淡淡的烟。彼时的他与海努南，整条小百步蛇溪最有希望的少年沿着铁轨走，铁轨没有停过，他们的脚步也是，最后全停在太平洋之滨的梦想城市。如今回来的只有哈鲁牧特，就在两天前，他毁了球赛，没有选入任何商团球队，在花莲港市邻海的小山丘，他最后失去梦想，得回到家乡。他背着侧背包，往南行走，带着一条黑黑的五龄狗，慢慢前进的把自己塞入地平线。

那是二战结束后迎来的第一个初秋。火车站瘫在瓦骸里，铁轨无尽的往南延伸，有时出现被炸弹扭成铁卷须的景象，总是断在不易修复的桥梁地段。哈鲁牧特渡河，卷起裤管，分趾鞋挂在肩膀，随行的黑狗先游过河，在岸边抖水，溅开的水珠在溪石留下水渍。哈鲁牧特踏在石上的湿印子也干掉后，一只浑圆的铅色水鸫再度回到它的地盘。它抖身子，不绝如缕的叫声穿透了水声，大方的给哈鲁牧特回头用望远镜窥看，忍到下一位渡客涉水，才飞入芒草中掩护。他用望远镜跟丢了它，却在芒草浮光的远方，忽隐忽现，看见一辆报废的火车厢躺在轨道。传说是遭美军战斗机杀死的。

「前进，麻鲁。」哈鲁牧特放下望远镜，下令：「米军来袭了。」

他往芒草海冲去，剖开一条刻痕，之后在风吹拂下愈合。芒草之后是无边际稻禾，哈鲁牧特惊起一群绿绣眼乱飞，引起几个人注意。这些躲轰炸从城市疏散到乡村的人，还没有返城的意念，得等秋收完成后才返回。一位城市农夫放眼看去，目睹少年与黑狗越跑越远，沿着微亮的铁轨奔跑，影子糊了，融进了火车厢。

哈鲁牧特躺在车厢地板，仰头喘气，他要离开秀姑峦溪的最后尾巴了，溪水在河床也激烈摇如狗尾，散发高纬度针叶林的味道。哈鲁牧特求饶，要黑狗不要舔他了。它只懂得摇尾巴。然后，哈鲁牧特感到有什么来了，那是急促掠过的庞大物体，他大喊轰炸机来了，快躲。来不及了，车厢搁浅在荒草丛生的铁轨，生锈苍老，移动不了。

哈鲁牧特爬上连座木椅，探头瞧，隔着长着薄苔的玻璃，庞大群体展开第二波攻击，在激烈的拍打翅膀后，二十几只绿绣眼停在车厢顶，唱着和平歌调。

坐在椅子上，哈鲁牧特虚耗了很多时间，他愿意想到美好，可是心底却不断浮现这辆客车最后的死亡。时光消逝，阳光从枪弹孔漏下，筛下亮痕，光痕越来越斜，直到太阳被山脉遮去。哈鲁牧特爬上车顶，鸟飞走了，他俯瞰花东纵谷的地平线，这世界又死去一天，他的日子也是，他尽情大喊你在哪，可惜这世界太大，不肯给回音。于是他在心里默念……

夜来了，把天空的流云遮去。哈鲁牧特点起了灯，坐在车厢上，吃起了意面与炸油葱混合的干粮。地平线迸出几盏家灯，有些闪，有些不闪，直到满天挤满了更多闪烁的星光，他裹着毯子躺在车顶上看。他在第二个梦被冻醒后回到车内睡，车厢死过人，或许在他躺下的位置，听说是被机枪子弹打穿身体。他脸颊贴在地板看，找到许多灰色的月桃种子，他嚼到薄荷凉味，鼻腔通畅，闻到车厢弥漫铁锈这种孤单的味道，那是铁器死掉后的尸臭。他想知道死是什么，但不知道自己还要活多久才能领略，他才十七岁。他的世界只有棒球，棒球不会让人死，却让梦想死掉。